儀禮蠡測

儀禮蠡測卷第十

蕪湖韋協夢著

覲禮

覲禮至于郊

此篇自至郊始而未入郊以前當更有儀節文不具者疑諸侯見天子之禮別有他篇可互見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受勞不于郊舍而于帷門者敬天子之命也

天子賜舍

賜舍猶致館也致者敵體之稱賜者君臣之辭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此所云舍與賜舍異賜舍之舍即館也受舍之舍乃次也張次之地蓋在皋門內庫門外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覲禮執玉有事則垂繅無事則屈繅然則此時蓋屈繅與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

儐大史亦如之

諸公大史必兩儐者以同為王使尊之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

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言此者為賜車服命書稱之之辭

奠圭于繅上

言此者嫌奠時或去繅也　此上三節一記几一

記車一記奠圭其餘若郊勞賜舍之人諸侯張次

之地以及陳設之器具行禮之處所皆當有記盡
別詳于他篇而今不可攷矣

儀禮蠡測卷第十一

蕪湖韋協夢著

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細玩傳文釋經兼釋記記出于七十子之手子夏於諸弟子中年爲差長安有子夏之傳轉在七十子後乎疑亦戴聖之流所爲而假託子夏之名讀者詳之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斬衰不言三年者喪服惟三年服斬衰云斬則三

年可知也

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外納變于吉也喪屨外納則吉屨內納矣

寢不說絰帶

此以上未葬時事也

父

父謂子爲父也後凡單言君祖父母者俱放此

子爲父此正服也五服有降有正有義舊註俱未

分析今悉爲詳解如左

諸侯爲天子

諸侯爲天子此義服也

補

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凡有臣者皆曰君其臣爲之服葢義服也

父爲長子

此義服也長子謂適子中之長者論其年則爲長子論所出則爲適子經或言適子或言長子其義一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祖謂祖考也繼祖爲長子立文也父爲繼禰則子爲繼祖矣必繼祖而後爲之服三年此尊祖之義也

爲人後者

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服斬衰此正服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斬衰服尊者之服也故謂之尊服

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

此以下廣言可以爲後之人及爲後者爲所後之父母妻黨之服也

妾爲君

妻爲夫妾爲君皆正服也

傳曰君至尊也

妾與臣同臣以君爲至尊故妾亦以君爲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此正服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服斬以恩重服之葢義服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此義服也

牡麻者枲麻也

有實爲苴無實爲枲牡麻傳以枲麻釋之對苴立文也

父卒則爲母

父卒爲母此正服也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亦謂父卒爲繼母服也爲繼母服亦止

服與

慈母如母

慈母以恩重服之則義服也言如母亦必父卒而

后爲之三年矣

母爲長子

母爲長子益正服也

父在爲母

子爲母本三年因父在屈而爲期此降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父必三年然後娶非惟達子之志亦以終牉合之義傳葢未之備也

妻

妻爲夫服斬而夫服期者尊卑之義也夫爲妻服此正服也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爲妻何以期怪其太輕之辭也荅以妻至親者言已與妻同承宗廟親之至也然親而不尊故服期而不服三年正與夫至尊之文相對也

出妻之子爲母

此出妻之子不論父之存歿爲其母皆服期不以父在降者義無可降也　妻見出而其子爲之服亦以恩服之則義服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

族無施服親者屬

此因子服出母而推言母黨之服也母黨之所以有服者皆因母而及也故曰施服母出則與母黨絶矣何施服之有乎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此爲父後者亦不論父之存殁皆不爲出母服也不爲出母服者以已承先祖之後則與尊者爲一體母旣被出而已親之是私親也私親故不敢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此服以相報爲義亦義服也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此因世叔父之服而因及昆弟之子之服也

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此申明上昆弟一體之義也昆弟雖爲一體而居

處旣分有似乖于一體者故特明之

大夫之適子爲妻

此父在爲妻服也夫爲妻本杖期以父在而屈爲不杖是降服也

爲衆子

父爲子本合期適子加隆至斬尊祖之義也衆子則無可加矣故服期

昆弟之子

此以上三者之服皆正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釋經昆弟之子之文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此亦正服也

適孫

祖爲孫本合大功以將受重故加隆至期此則義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不降之者傳意蓋謂孫本大功以承重加隆至期雖以祖父母之尊亦不敢降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爲父本當服斬爲母本當服齊以爲人後之故降而至期重大宗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降服也其父母亦報以期則義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父母言其以別于夫之父母也爲其父母期此降

服也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期則正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此釋所以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之義也婦人謂
小宗爲歸宗歸云者謂以之爲依歸也宗子所以
統攝衆子衆子皆依歸之婦人雖外戚不可忘其
所生亦必以宗子爲依歸故曰歸宗
繼父同居者
繼父同居者以恩服之是亦義服也

爲夫之君

爲夫之君從夫而服之亦義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六者之服皆從君而服亦義服也

妾爲女君

妾謂夫爲君適妻與夫敵體故曰女君女君而爲之服是亦義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妾與適妻同事夫君而妾爲妻乃服期疑其太重

故怪而問之荅以妾事女君同于婦事舅姑則其服有不得不重者矣然妾之爲女君服也與婦爲舅姑之義不同婦之服舅姑從夫而服也妾則以有女君之義故爲之服豈必有所從而服哉讀者詳之

婦爲舅姑

婦爲舅姑從于夫而服是義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

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以相報而服乃義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爲已之子期則爲夫之昆弟之子當大功今乃同爲之期者以其爲已期故亦以期報之也報之之義前傳詳之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二妾爲其子本合期嫌以妾故或有所降故舉而言之

女子子爲祖父母

以傳文推之經特專指已嫁之女子子而言耳葢

未嫁之女子子章首祖父母之文已兼之矣此因

出嫁之女子子嫁其或有所降故別而言之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大夫爲適孫孫謂適子既歿者也適子有廢疾而適

孫將傳重者亦如之

公妻以及士妻爲其父母

以上五條皆正服之應降不降者也不降者唯此

而已其餘皆降

爲舊君君之母妻

此謂已仕而失位爲舊君之服也君之母妻從君而服也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問傳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唯云齊衰則三年期三月皆有之矣四升齊衰三月之降服也五升齊衰三月之正服也六升齊衰三月之義服也臣爲君本當服斬爲小君本當服期以去位降至三月是降服也

庶人爲國君

此正服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此謂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留在本國爲舊君之服也不言君之母妻則無服矣無服亦異于身在國者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妻言與民同長子言未去互文也葢大夫雖在外

而妻長子未去國者則爲君服齊衰三月不敢與庶民異也

曾祖父母

衰服斷自期則祖當大功曾祖當小功以父加隆至斬故爲祖服齊衰期爲曾祖服齊衰三月

大夫爲宗子

此宗子亦謂爲士者也大夫於爲士之宗子不降其服則宗子之母妻亦如其正服矣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此謂大夫之祖及父母尚在爲曾祖父母之服葢正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此亦正服也前已見曾祖父母之文重言之者爲女子子立文也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之長殤中殤妻從夫而服則義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此謂姪若昆弟若父為之也三者本當服期以出嫁降一等故服此服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出謂出嫁也

從父昆弟

此謂昆弟之子相為服也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言其昆弟者別於所後者之昆弟也親昆弟本當服期以為人後降一等與從父昆弟同服大功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女子子爲衆昆弟本當服期以出嫁降一等故服大功也

姪丈夫婦人報

爲昆弟之子當服期今服大功亦以適人降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三者皆從夫而服是義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

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此釋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也夫之昆弟所以無服者以其尊非父屬卑非子屬服以父屬之服則太尊服以子屬之服則太卑故反言以詰之曰謂弟之妻婦是嫂亦可謂之母矣此無他名者乃人道之大防名不正則其他皆不可問矣故君子不可不愼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此三人者本當爲之服期以尊故降之是降服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世叔母謂其夫爲士者也若爲大夫則當服小功盖以尊而又降也

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此釋上文或臣或不臣之義也不臣者以君之所爲服故子亦服之也臣之者以君之所不爲服故子亦不服之也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以用也云何以嫌緦衰或不用小功之緦也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言此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爲天子服之義也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不言屨者與大功屨同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昆弟之長殤本當服殤大功之服以爲人後降一等故服此是降服也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之妻爲之也此從夫而服則義服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從乎大夫而服是亦義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姊妹言其別於所後者之姊妹也爲所後者之姊妹適人者服大功

爲外祖父母

外祖父母從母而服是義服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之服以母名而加是亦義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二者一則以從夫而服一則以相與居室而服皆義服也

傳曰娣姒婦者娣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言此者明聖人所以制娣姒婦服之義也有是義則有是服雖不同居亦當服之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此四人者本當服大功皆以尊降之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

此妾子爲之服也妾子從君母而服亦義服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庶母本當服緦大夫以上無緦服則庶母無服矣今乃服小功者以慈己服之是義服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自族曾祖父母以下皆同高祖者也族曾祖父母曾祖之親昆弟也族祖父母祖之從父昆弟也族父母父之從祖昆弟也族昆弟父之從祖昆弟之子也高祖父母據期斷本應緦麻故高祖之親皆服緦也

庶孫之婦

庶孫之婦之服正服也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則庶孫婦當服緦矣爲適孫婦小功者重適也　前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則是

適婦在雖適孫婦亦如庶孫婦矣

外孫

外孫爲外祖父母服小功外祖父母不以小功服之者凡外家之親相爲服皆緦而已外祖父母特以其爲母之至尊故加一等也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此昆弟之子之妻爲之服蓋殤服中之義服也

從母之長殤報

此服亦男女同也從母蓋母之姝也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言此者明所以爲妾母服緦之義也爲是故而服之則是義服非降服矣

士爲庶母

此士之適子爲之也其妾之子相爲妾母之服本服此與

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母以尊指從祖祖父母而言諸衆也言諸者別于親祖父母也　諸祖父母夫爲之小功妻從夫降一等故服緦

君母之昆弟

此從君母而服亦義服也君母在則從服君母卒則否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此從夫昆弟之妻相爲服也不言報者可知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此不論同室不同室皆以緦服之云以爲相與同室生緦之親者蓋禮以義起先王制禮從父昆弟之妻所以有服者緣此義也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廣言殤服之例於此言之者以緦麻亦有殤服故也敖氏以爲脫文未確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三人於兄弟之服皆降一等者大夫以巳之尊降

之也公之昆弟以死者爲先君餘尊之所厭而降

之也大夫之子以巳從乎大夫之尊而降之也唯

大夫之子大夫在則降大夫沒則與衆人同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室老從君而服故降一等降一等者視君之所服

而降也君大夫以上爲兄弟服巳降一等則室老

所服視本服降二等矣

童子唯當室緦

不孤而當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

家事者也如此則於族人有緦服者皆當服之以

與族人爲禮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不當室則無緦服教謂降于成人非是葢以其爲

童子而優之耳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此齊衰四升於三年爲正服於杖期不杖期三月

皆降服也間傳亦云四升五升六升而不别三年

期三月之數則四升之服期三月亦有可知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喪服以親之遠近定爲五等之服斬也齊也大功也小功也緦也五服有降有正有義降服有六父在子爲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兄弟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兄弟也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也正服有四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婦爲舅姑也義服有三臣爲君黨也妻爲夫黨也子爲母黨妻黨也他若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加一等而姑姊妹女子子亦

爲姪與兄弟加一等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又加服之義也至五服之外則有緦衰裳牡麻絰之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也練冠麻麻衣縓緣之服公子爲其母也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之服公子爲其妻也緦衰麻絰之服朋友相爲也餘若改葬則服緦相弔則服錫衰緦衰疑衰雖不可比於五服之列要其服亦有不可不詳者於是制其衰則自三升以至十二升之布而有一斬四緝之殊制其冠則自六升以

至十二升之布而有右縫左縫繩纓布纓澡纓之
異下至絰杖葬總之屬莫不因其服之輕重制爲
等殺而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此
聖王所以明人倫順人情之至意也

儀禮蠡測卷第十二

蕪湖韋協夢著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與士冠士昏不同士冠士昏統已仕未仕而言則此專指已仕而言也但未仕者之喪禮亦大同小異耳

士喪禮

此與下篇本爲一篇述禮者以其簡策太緐分爲上下而此句則總二篇而言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

受者旣以衣衣尸而尸不能復甦是終不生矣於是復者降自後西榮因徹西北扉使其魂氣歸于天而魄氣歸于地也

親者在室

大功以上有同財之誼故註謂大功以上爲親者其位亦丈夫東面婦人西面也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言徹帷不見設之之節則是于賔去即設也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入以東爲右主人入門右入于門東之位也弔者

旣升主人因進至中庭北面弔者東面邪鄉之乃

致命也敖氏以中庭爲西方中庭未確

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

朋友兼死者之朋友及主人之朋友也親以進親

執其襚以進因自釋其辭主人拜亦西面委衣于

尸東牀之上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

敖氏謂亡物爲士之未仕者較註說更長葢士雖不命旣謂之士則一切車旗衣服皆與士同何獨于物而亡之乎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纋中謂中央狹小兩頭寬大以便安髮也吉笄長尺二寸此長四寸者唯取其安髮而已不纚故也

稻米一豆實于筐

實稻于筐用以沐也據此禮則喪大記士沐粱之

文葢傳寫誤耳註謂喪大記所言爲天子之士天子之士亦安得與諸侯同用粱乎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士無冰用瓦槃嫌有冰亦用瓦槃故曰用夷槃可也夷槃盛冰之槃大夫以上始得用之士卑不得用但有冰則不可盛以瓦槃用夷槃葢權宜之義也

主人皆出戸外北面

主人言皆者容主婦及衆主人皆出也親者亦出

可知

浴用巾挋用浴衣

浴用巾亦上下體各用一巾也浴訖以浴衣拭之

欲其潔也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

唯盈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便也既實于右轉而實左然

後實中

商祝掩瑱設幎目

設掩而謂之掩設瑱而謂之瑱猶設決而曰決設

遂而曰遂也

設冒橐之幠用衾

橐之謂以上冒韜下冒也

緇衾赬裏無紞

布幅二尺有二寸五幅丈一尺必五幅始可以寢

故註云衾五幅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

用功布其用小功布與大功用功麤大似不可以

爲幂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絰祇言婦人之帶牡麻而不別齊衰與斬衰則斬衰齊衰同用牡麻如敖氏所言矣帶雖用牡麻而絰則與男子同苴麻此齊之所以別也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檀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指齊衰以下而言也若孝子則於親始死時自當去冠而笄纚問喪之言可證也敖氏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用

素冠於義未安

執醴酒北面西上

北面西上執醴者在西也

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

丈夫踊

巾待于階下祝受巾卽由阼階升便也旣巾之卽

由西階降變也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不唯升降之

禮文相變且若由阼階降卽不能由足而降矣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云有襚者則或未有襚者矣葢庶兄弟或非居一
鄉不及於始死時致襚者則於小斂時致之非謂
既致于始死又致于小斂也朋友親襚亦同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

祝取醴先立于北面取酒者立于其東俟同降也

帷堂

小斂大斂必帷堂者斂時舉尸遷尸恐人褻之故
爲帷于堂使人不見也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
帷堂小斂而徹帷此釋始死時之帷堂也鄉爲未

設飾而帷之今爲將設飾而帷之皆使其親不見惡于人之意也

有大夫則告

小斂時有大夫至者亦當告以未斂不及拜賓也不言者於大斂時見之則小斂可知矣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殯重于小斂小斂男女奉尸則殯亦男女同奉可知不言主婦文略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

若者不定之辭云若有賜則有不賜者矣蓋士位卑非若卿大夫之爵秩已尊君必親臨其喪也

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

位中庭之位也下云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則此亦反中庭可知

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歛

升公卿大夫不言公升其小臣升之與葬禮升賓皆小臣是也

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

初位中庭之位也必言初位者嫌此時或不在中庭也

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

不云復初位者旣入卽升不暇定其位也主人入皆由門右於此言之者因上言入門左嫌此入亦由門左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凡吉拜稽首者喪拜皆稽顙此祇言拜不言稽顙

者前兩拜皆稽顙則此亦稽顙矣

賓出主人拜送

拜送亦送于廟門外也不言門外文省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君命謂君命之來者也若然則君襚亦拜矣棺中之賜不拜而君襚必拜者尊君也

主人要節而踊

要節而踊謂俟當踊之節而踊卽殯奠節所云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是也丈夫

婦人皆踊獨言主人者舉主人以概其餘也

有薦新如朔奠

薦新敖氏謂專指五穀而言其實五穀之外他物新出者亦當薦之若月令薦鮪薦桃之類是也故

註兼果物釋之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

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旅占亦長者先占而其次從之也

主人經哭不踊

主人經則衆主人皆絰矣不言者文略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

族長族人之齒位兼尊者也涖卜必以族長使同族共知其事也

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

曲禮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此命龜之辭也坐命龜當卽以此辭命之

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

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謂卜人俟宗人既退乃占也

敖氏謂宗人亦占未詳何據

儀禮蠡測卷第十三

蕪湖韋協夢著

士喪禮下第十三

此篇舊曰既夕禮因篇首有既夕字而名之也惟劉向別錄謂之士喪禮下篇黃氏從之今考此本與士喪禮爲一篇記禮者分爲二册別名既夕不若從別錄爲長

既夕哭

註謂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先葬前

三日請啟期攷士喪禮乃遍三等之士及未仕者而言也惟未仕者與已仕者禮制稍殊若三等之士不得更有差別觀下記云朝禰訖而適祖無厭朔之文何以見請啟期必前三日乎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祖廟謂死者王父之廟下士祖禰共廟言祖者卑統于尊也若死者爲妻爲長子則於主人之祖廟如有孫死而祖未死者其專朝于禰與

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

註謂鬠爲婦人之變婦人之鬠自小斂至成服以後皆無所更改安得謂之變乎蓋鬠乃羅紒之名男子之括髮亦去冠與纚而羅紒故亦以鬠名之且經明言丈夫鬠而不見婦人之文註乃謂互文以相見何與

升自西階

升自西階者謂燭及柩也其照徹奠之燭仍在下與

主人要節而踊

主人要節而歸亦如賓官將不云如初者嫌言如

初則如上無算也

曰日側

此主人告有司之辭有司得命即以告衆賓不言

告賓者敎云文畧是也

苞二

苞包遲蓋以葦草編而爲之記云葦苞長三尺一

編是也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

杅木器形方荀子杅方而水方是也

燕器杖笠翣

苞筲甕甒四者皆盛飲食之器日用所必需故先陳之弓矢耒耜以下亦常用之物故次之祭器樂器役器皆暫特所用故又次之杖笠翣三者雖燕居所常有但古者五十始杖于家笠翣特以禦暑招涼故以是終焉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柩降主人降婦人亦當從降不即降者以尸未祖

不宜立于尸首也今尸旣祖婦人自當降而卽位不得復俟于堂上矣註謂婦人降爲柩將去有時柩此時何嘗卽去乎

祖還車不還器

云車則所薦之車皆是矣薦時北上欲與柩車同鄉也今柩車還而南上故薦車亦還而南上器不還者敖氏謂陳時西南上已見行意是也

有司請葬期

請葬期主人告以質明有司因告賓于外位及未

來者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拜亦稽顙凡送君使皆拜稽顙唯不歸耳

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

賓賵不出迎降于君使也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

士既受馬賓即出士從之入不迎則出亦不送矣

若奠

若者不定之辭賓之有奠于死者非至戚即執友

其他或未必奠也所奠之物必遣奠可用者下經

云士受羊如受馬則奠當用羊矣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賔東面將命

此主人出迎者以無君禮可辟也

主人拜賔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舉之亦以東藏之也既則反其故位

又請賔告事畢拜送入

賔旣告事畢擯者亦入告主人乃出送之也

賵者將命

賵不口若則是凡有賵者必有賻矣賻與賵不並
致之故不曰又請
兄弟賵奠可也
可者僅可未盡之辭兄弟至戚當厚然貧富不同
尚於禮不廢則可矣不必以多爲貴也故曰賵奠
可也賵奠可則不必更有贈與賻矣
所知則賵而不奠
所知疏于朋友者也所知賵而不奠則朋友或可
奠與

乃代哭如初

明日將葬是夜必徹夕不寐若哭聲絕則無不忍忘親之意若哭而無人代之則力有不勝故亦如小斂之代哭云

行器

器茵苞以下皆是覲上經云器西南上綪可知矣

敖氏專指器爲折抗席抗木未確

茵苞器序從

陳器茵苞相連敖氏謂茵下有抗木抗席惟言茵

指其可見者言之若然則言茵可以兼抗木抗席矣入壙時茵先用則行哭時茵自當在先觀至壙陳器時云茵先入先行者然後可以先入其爲先行無疑矣茵先行抗席抗木從之然後苞筲以下從之云茵苞者見茵之在先也敖氏謂茵苞以下爲序而從抗席非是筲甕以下皆次苞而行唯折無所屬從折其後行與

徹者出踊如初

踊亦兼丈夫婦人而言也

茵先入

茵先入抗席抗木從之苞筲以下又從之與行器時同

藏器於旁加見

旁謂左右兩旁也藏器于棺之兩旁附近棺也既藏器然後加見于器上又加苞筲于見上也敖氏以此旁爲棺之左旁未安

藏苞筲於旁

旁亦謂左右兩旁也敖氏謂此旁右旁亦非　自

苞筲至燕器皆明器也今用器以下先藏苞筲等後藏者葢苞筲甕甒以盛羊豕五穀酒醯醢皆濕物恐其易于朽爛故不以附著于棺旁而加于墻柳之上也

記

士喪禮下篇先儒以既夕名之若然則此記亦可謂之既夕記乎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此釋經死于適室之義也君子愼其所終故於有

疾之時則必居適室惟恐或有不測而死之不得其正也僖公薨于小寢春秋譏之是已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御者謂男子御人者也若婦人則女御者坐持之

乃行禱于五祀

註謂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據祭法文而言也三禮所載多有不同非可執一而論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

母之喪內御者浴則妻之喪亦然不言妻喪者言

母喪則妻可知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古服屬幅凶服削幅明衣裳屬幅者不忍死其親之心也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凡絞紟凡天子以下之絞紟也天子諸侯襲衣之稱有別而絞紟則無異

鬻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俟時而酌謂俟設奠之時然後酌之敖氏謂將設

乃酌是也註以時爲朝夕未安

小斂辟奠不出室

奠謂襲奠葢始死之奠也始死奠曰襲奠者士之喪始死而襲也辟襲奠不出室註乃云設于序西南不已出室乎盛氏謂序字當是室字之誤質之敖說信然

既殯主人說髦

詩鄘風髧彼兩髦則髦當有兩兒生三月始翦髮其不翦者結其髮爲角形夾於腦葢之兩旁甫田

詩所謂總角丱兮是也今時兒始生結髮垂於頭角亦謂之髦女子則三髦其形亦與男子同觀衛風之總角之宴可知經不言女子說髦之節其旣笄即說之與

約綏約轡

綏用以上車轡用以策馬以素爲之取其堅固也喪中用約約繩也繩視素更麤亦與用惡車同意敖氏疑吉時綏轡皆以絲爲之絲滑易之物恐非可以爲綏轡

巾奠乃牆

巾奠者飾棺以之為飾也既巾奠然後飾棺故記詳之

茵著用茶實綏澤焉

註以綏為廉薑澤為澤蘭如此則茶與綏澤皆實于茵中纑緆不曰茵著用茶綏澤乎郝氏謂實充滿綏柔和澤滑軟茅著茵中取其充實柔滑其說似亦可通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

此謂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之帟也君命止柩尊

君也其餘則皆贈于家不贈于道不敢同君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壙南面道車自北徂南者敖氏謂道左爲道西得

之矣註以道左爲道東誤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

事

註以不待奠不視斂爲君有他故辭之矣䟽謂有

所辟忌則未然夫君臨臣喪有巫祝以衛君身有

桃茢以除不祥尚何辟忌之有乎且君視士歛爲加禮來不來皆可若卿大夫之喪君既無他故而以辟忌辭之可乎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遂匠亦公有司也天子有遂人匠人諸侯亦當有之匠人屬冬官爵秩不可考然以諸官之攷例之亦下大夫也諸侯降于天子一等皆當以士爲之古者卿大夫士之喪公有司皆與有職事如夏祝商祝之類是也

儀禮蠡測卷第十四

蕪湖韋協夢著

士虞禮第十四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

絺布之說盛氏得之蓋絺布謂絺之用布爲之者非謂竟用絺也用絺人君之禮公食大夫冪用絺是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南順謂自北而順于南也註以南順為南陳不如
敖說之密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
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祝與宗人皆公有司也註謂為士之屬官士之所
屬者特府史胥徒耳祝與宗人未必是庶人之在
官者　盛氏以祝與宗人之位不與賓序難敖氏
公有司之說不知祝與宗人奉君命而有事我家
者自非可與弔賓之執事者同位不與賓序正所

以別其爲公有司也烏得以此獻疑乎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

祭食于席加苴席上以藉所祭之物因以爲祭食之處以別于他席鄭敖二義相湏始備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

尸旣入戶將有妥尸酳尸諸事哭止禁其讙囂也註以爲尊尸未確

婦人入于房

婦人入于房亦以將有事也註謂辟執事者亦未若敖說之精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
不曰祝祝卒主人拜如初而曰祝祝主人拜如初者見祝之祝與主人拜皆如初也祝祝如初則祝辭亦如初矣疏以饗辭當之非是　記云哀子某圭爲而薦之饗饗辭也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祝辭也註疏旣以祝辭

爲饗辭不得不以饗辭爲祝辭而疏於饗神之祝辭又强以少牢吉祭之祝辭當之舛誤甚矣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

特牲三舉魚腊此則始舉脊再舉幹骼三舉肩皆不及魚腊故於此舉之實于篚以明前後魚腊皆不舉以授尸也不舉喪禮畧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註以加于俎爲喪不至於味讀如不至於穀之至

謂其志不在此也

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敖氏以賓爲次賓婦人行禮無男子從之之事盛

氏女賓之說差善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此賓出謂出大門也

記虞沐浴不櫛

虞謂士虞禮也惟言虞者省文耳　說文櫛梳枇

之總名若然則櫛用以沐者也註今文曰沐浴特

謂祇有沐浴二字而無不櫛耳詁例如此者甚多盛氏之言是也敖氏謂記與篇首沐字皆當衍非是

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蒸栗擇

記祇言棗蒸栗擇而不及豆籩則豆仍饌籩仍無饌菹仍不切與大斂奠弗異奠弗異者喪祭不可純吉也註謂菹刌豆不饌籩有縢未安

尸入祝從尸

記直言尸入祝從尸而不言門與室則入門後祝

即從尸不俟入室時矣[illegible]其侑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illegible]宗人詔降

云復位然後宗人詔降者蓋未復位宗人即詔降

也特牲饋食禮尸謖祝前主人降是不俟祝復位

而主人復位矣此喪祭不可與彼同故記明之敖

氏謂此言降之節與經異蓋未玩經然後二字之

義耳盛氏之言當矣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註云尸配尊者必使適亦謂適妻之子與婦耳適

妻無子則使庶子及庶子婦皆可惟妾不可使若
以適爲適長古者父在不爲尸是適長之有父者
固不可爲尸若父已歿則又當受重亦不可爲尸
且特牲禮云嗣舉奠而適長者自當有舉奠之禮
更不得爲尸矣

香合

下旣云嘉薦普淖此又云香合香合二字葢因上

剛鬣而誤衍耳

明齊溲酒

明齊浸酒謂明水所浸釀之酒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涗涗之

時莫用醴敖氏以明齊爲醴浸酒爲[illegible]又謂浸酒

當衍非是

人徹主人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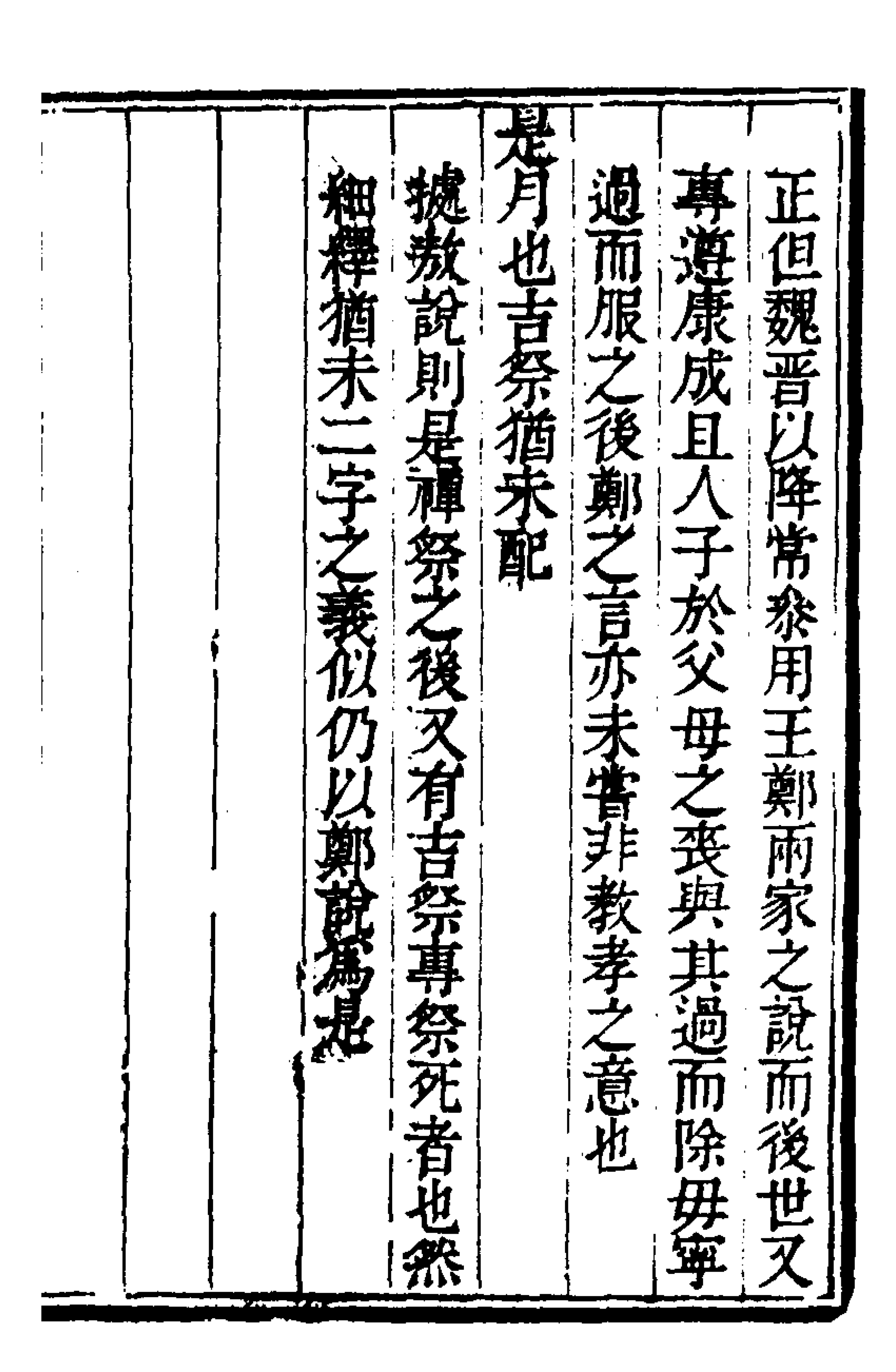
言主人不與則自非主人皆當入徹矣敖氏謂丈

夫自齊衰以下是也[illegible][illegible]主大功以下而言猶未

備

中月而禫

禫祭之月王鄭說各不同細玩記文自以王氏爲



正但魏晉以降常參用王鄭兩家之說而後世又專遵康成且人子於父母之喪與其過而除毋寧過而服之後鄭之言亦未嘗非教孝之意也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據敖說則是禫祭之後又有吉祭專祭死者也然細繹猶未二字之義似仍以鄭說為是

儀禮蠡測卷第十五

撫州韋協夢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左當從敖氏作右葢字誤耳註謂贊命自左爲求神變若然則士冠之筮亦所以求神何不自左而自右乎

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

不言諏此歲事又不言以某妃配者註謂容禫月

吉祭是也若然則唯禫月之吉祭不言歲事不言

某妃配其餘四時常祭俱當與少牢同矣敖氏謂

不言以某妃配變於大夫之筮辭恐未然　禫月

之吉祭亦謂爲祖後者爲其祖服三年之服者也

故曰孝孫曰皇祖若父之吉祭則唯父不稱配祖

稱配自若也　或祖先卒而母未卒者則其筮辭

亦不得稱某妃配矣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少牢諏筮日故不吉則又諏遠日更筮之特牲不諏日故卽於其日更筮之不俟至遠日也

乃宿尸

宿尸云乃急辭也明與筮尸同日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

主人辟則子姓兄弟皆辟矣唯言主人文省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

少牢陳鼎在門東士亦當與之同經祇言門外不言門東者與少牢互見也蓋以門外北面爲當門

則出入礙矣似不若敖說之確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

几席兩敦在西堂

東房左房也云東房者對西房而立文也註以東房為房中之東若然當云房東不當云東房矣葢註疏見經文多言房而不分東西遂謂人君有左右房而大夫以下直東房西室故不得不牽經文以從已意耳然攷聘禮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館賓所館之大夫士家也則是大夫士皆有

右房矣朱子釋宮已斥其不然後之人安可舍經
而徇註乎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出門之次賓出衆賓從主人從子姓兄弟從宗人
祝從與入時異

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門右之說諸儒與註疏無異辭獨郝氏以門右爲
門西執下經尸入門左北面盥之文與註疏相牴
牾而盛氏又從而和之曰門西曰右者從堂上視

之也夫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固經之定例安見設盥必以堂上之視爲左右而不以入者之鄉爲左右乎又安見設盥之門右取節於堂上而入盥之門左又取節於鄉內者乎似不若從舊說爲安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

宗婦不贊敦鉶亦士禮畧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四時之常祭無不稱配盛氏謂祝辭亦當云以某妃配某氏是也註不言配者亦容禫月之吉祭耳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主人降立于此者俟尸入也

祝命接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按士虞祝命佐食墮祭之文則接祭乃佐食之事盛氏以命爲命佐食是也註謂命尸非是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洗洗於北洗也不言降可知也酳酳之於室也不言入者文畧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

敖氏於諸篇挼字俱改作接者然則佐食授挼祭將何說以解乎

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

以肝從不言賓長文畧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主人獻尸用角則主婦亞獻亦用角不當用爵與

內子同尊𮅕角言爵者爵乃爵角觶散之通稱以

鄉飲酒禮放之可見敖氏謂主婦用爵而不用角

誤矣

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

兄弟內兄弟也

酢如主人儀

少牢禮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則特牲尸

酢主婦亦當易爵不言者文省亦以少牢已見之

則特牲可知也詳以不易爵爲辟內子不知所謂
辟者內子尊主婦卑尊者所用卑者不敢與之同
故曰辟若易爵將嚴男女之別何與於尊卑之分
乎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

此洗爵亦洗於房中也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
爵主人西面荅拜

此亦先布席而後致爵也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

婦題下事耳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

如初謂如長兄弟爲加爵禮也

嗣舉奠

此題下事也其舉於尸執奠之後下文進受復位是也

乃羞

尸羞兩胾兩醢祝主人以下下尸則唯一胾一醢而已

爵皆無算

鄭註鄉射無算爵云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兄弟與此註不同葢無算爵容有此二義故云互見之　盛氏所推據鄉射無算爵註也此註云惟已所欲交錯以辯則是賓之觶以之兄弟之黨長兄弟之觶以之賓之黨皆隨其所欲酬者而酬之賓觶不定酬次兄弟長兄弟觶不定酬衆賓長也於是受賓觶者酬衆賓長受長兄弟觶者酬次兄弟依次而行其已酬者則不更酬之此其

異者

祝命嘗食饔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

長兄弟對之亦不必東西相當上饔東面近南下饔西面近北觀士昏之對席可知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

註以祭初饗神於奥爲陰厭祭末改設於屋漏爲陽厭陸氏佃吳氏澄已極辨之陰厭陽厭之說出

於曾子問蓋殤祭不能備禮而權爲是祭也註誤以爲成人之祭亦當有之殊不足信　士虞所用席此用筵者筵精於席也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佐食是私臣當次兄弟而獻今齒於兄弟是以其接神尊之盛說本之賈疏殊爲有據敖氏乃謂士之佐食亦其兄弟夫佐食旣以兄弟爲之則齒於兄弟不待言矣記何必申明之乎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敖氏以𣪊折爲折骼之下而取之意以𣪊小不可再折但自骼折之即謂之𣪊折其說猶可至謂骼必連𣪊始爲全體𣪊旣折則骼亦非全體骼一體也𣪊一體也安見𣪊與骼合爲一體乎且經明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則賓用全體而不用折體明矣從註疏爲當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

古者人臣有祭之事君必使人往助之如周禮

職喪所載敖氏以公有司爲公家所使給私家事者是也若者不定之辭有公有司則筮人等官皆公有司爲之無公有司則擇用私臣中之能其事者若并無私臣則或以衆賓充之與

儀禮蠡測卷第十六

燕湖韋協夢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據祝辭稱皇祖孝孫則此篇乃大夫祭祖廟之禮雖專據祭祖言之而祭禰亦可通用惟祝辭異耳故註兼言祖禰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日用丁巳此惟言丁于配六辰此惟言亥皆舉一

以例其餘耳註乃云苟有亥爲可也是祭日以辰
爲主而不以干爲主矣孫爲求稚　據此經以某
妃配某氏之文則特牲亦當言配特牲不言者蓋
容有祖母尚在而祖父已死者亦以此經言之則
特牲可知也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大夫筮述命亦與士筮禮互備也大夫無宰贊命
而有筮述命士無筮述命而有宰贊命惟國君以

上則二者兼有

右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重言史者嫌卦者書卦即使之告主人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

士不筮尸故無前宿一日宿戒尸之禮此戒尸謂

廣戒孫列之可爲尸者爲明朝將筮之也將筮必

戒者恐有故不得爲尸則不以之筮也

右則乃遂宿尸祝擯

曰則曰乃曰遂急辭也筮而得吉主人即往宿尸

不可稍待也盛氏乃以乃爲緩辭謂宿尸不與筮

尸同日明失經意矣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

以某妃配某氏之下亦當有筮某之某爲尸占曰

吉之文不言者文略　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出門

左西面鄭謂不敢南面當尊若然則大夫尸亦門

左西面而不敢當門南面矣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筮尸本無諏筮日之儀故不吉遂改筮之不及遠日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

佐食亦私臣也謂之賓者對主人而言也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横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

言皆如初爲之于爨則是爲之于爨時羊豕之心舌皆已切割之矣此時特升而載之耳言於此者

恐截時與嫛時異也

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

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

婦興入于房

盛氏據詩被之僮僮以被與髲通據漢樂府及阿

錫以錫爲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卽褖衣其說最

長鄭註讀被錫爲髲鬄遂令衣侈袂不知爲何服

固屬非是敖氏改錫爲褖謂卽褖衣較註疏優矣

然不如盛說之坦白故並置之　大夫有饋食而
無朝事饋食之豆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常四今於
饋食取其二而益以朝事之豆二所以優之也敖
氏以取朝事二豆爲遠下君未安

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

特牲祝主人拜妥尸後祝饗尸有啐酒告旨嘗鉶
告旨之節此祝主人旣拜妥尸尸卽答拜卽坐無
啐酒告旨嘗鉶告旨之事故曰尸不言敖氏因尸
不言之文而謂妥當有辭不知所謂拜妥尸者以

祝主人皆拜爲妥尸而拜非謂旣拜之後又當進

妥尸之辭如饗然者經與記皆不見妥尸辭敖云

有之非是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戸西以嘏于主人

祝受以東謂受尸之黍東行北面鄉主人于戸西

然後致嘏辭也敖氏以東字連下讀非是

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抨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

于俎卒爵興

與下當有拜字以特牲及下經證之可見祝必拜

既爵者以接神尊也下佐食拜放此
易爵洗酌授尸
洗不言降酌不言升授尸不言入皆省文也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
贊者當是婦贊者受之于主婦有司贊者又受之
于婦贊者以授爵時觀之可見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蒹贊者洗三爵酌主
人受于戶內以授次蒹若是以辯
經不言贊者爲何人盛氏泛指爲有司以主婦獻

尸之贊者例之信然敖氏謂爲宰夫未知何據

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主人興者興聽嘏辭也既又坐奠爵拜敖氏謂主人坐而聽嘏主人於聽嘏之時既坐因其坐而奠爵拜可也何必旋興而旋坐乎

上餕答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

是時上餕出亦出室而立于階下之賓位耳註誤以出爲出門故有送而不拜之說敖氏較註爲長

儀禮蠡測卷第十七

蕪湖韋協夢著

少牢饋食禮下第十七

此篇本與上經合爲一篇記禮者以簡冊太繁析之爲二因篇首有有司徹三字別以有司徹名之失其舊矣今仍名少牢下篇遵別錄也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註謂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盡承上篇主人送上賓出門之誤耳上篇主人送上賓特送之

于戶外而已何嘗出廟門乎旣未出廟門則是在
內也安得云復內位耶敖氏謂主人於養者之退
反入于室至是出立于阼階東是也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拜尸拜侑皆再拜不言者可知也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
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
、雍正所執羊鼎匕也雍府所執豕魚鼎之匕也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

侑不對者統于尸也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

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

拜

尸侑同降而尸辭洗尸侑同升而尸拜洗皆統于

尸也

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

面于東楹東答拜

尸坐啐酒必興而又坐然後拜告旨者不敢因前

之坐敬主人也此與特牲告旨禮異者彼以神事尸此以賓事尸義本不同也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

特牲尸酢主人親酌不洗此尸親酌又洗者賓尸而尸益卑也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

特牲及後不賓尸致爵乃設席而鄉飲鄉射則設

賓介席時主人席亦即設之今設席于受酢之時祝特牲則已早而祝鄉飲則稍遲尊主人與尊尸侑之意兩得之矣

卒載縮執虛俎以降

俎以盛牲體牲體既載則執而降者故虛俎也上二降不言虛俎以此言之可知也註謂以虛俎以虛不復用非是

尸坐左執爵祭糗修同祭于豆祭

同祭于豆祭申言祭糗修之法也敖氏改祭糗修

之祭爲取謂取而祭之不必從

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

肺嚌而鉶嘗者嘗謂以口嘗之嚌則以齒嚌之此嘗與嚌所以異與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

侑不升辟酬禮也且以主人未揖之也註專謂禮益殺猶未備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

主人亦坐奠爵于篚不言坐者文不具辭洗唯長賓者以主人之洗為獻長賓也

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

體儀之說敖氏較註為長蓋衆賓人數既多必不能全用體折則或體或儀亦唯視人數之多少而利用之耳體儀既可雜用則若羊若豕皆可隨所

有而用之大約尊者用羊體卑者用豕體體盡然後以羊脊脅若豕脊脅代之不若尸侑諸俎有一定之牲體也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受爵

宰夫贊主人酌尊大夫也自獻賓以下皆然何獨於兄弟內兄弟而異乎經不言贊酌者以獻賓言之則兄弟內兄弟可知也註謂兄弟以親昵來不

以官待之非　兄弟雖不殊其長亦必于獻兄弟一人後纔後宰夫贊主人酌故經云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指獻長兄弟而言也獻長兄弟必親酌者亦與獻長賓親酌意同既獻長兄弟則宰夫受主人爵酌以授主人以次而辯也

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　其衆儀也

衆賓之脀體儀則是猶有用體者衆兄弟唯言儀則并不得用體矣是遠下賓也　盛氏以折字連下文讀謂折分脅骨以爲俎實并也衆賓之俎且

若體若儀可以料用之而長兄弟專用儀而不用體可乎且下文明言其衆儀也則是長兄弟用體明矣今仍遵註疏

若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

洗不言降又不言酌皆文不具　南面拜受爵者內賓也主人東北面獻之內賓南面受之亦謂受也是時拜受爵者亦內賓之長與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

升不言酌宰夫贊之也

尸作三獻之爵

三獻不作止爵尸自作三獻之爵者大夫尸卑于士尸也注謂賓尸而尸卑未安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

二人舉觶一舉于尸一舉于侑必舉于侑者亦侑也侑觶奠而不舉惟以尸觶酬于下是所舉雖二

觶而所酬仍一觶與鄉飲射旅酬之禮略同

若不賓尸

若者不定之辭大夫之祭當賓尸而又立不賓尸之禮者古今文質異宜隨人酌而行之耳註以爲尸不賓尸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分非是　此與賓尸禮略同其異者惟盛所俎撫魚腊俎之節耳蓋賓尸俎將重埶故此時不可以盛之撫之也

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

洗不言酌可知也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

一腊臑

豕折臑折也羊言臑而豕言折互文也

殽折而此臑折者內子尊也